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 第十九回 花燈娃孽障 甥館筆生涯

百座鼇山鱗比開，笙歌一夕沸樓臺。
金屋已隨朝菌盡，玉人猶抱夜珠來。
憐他十五年嬌小，萬古沈冤化劫灰。
識得之無最少年，筆床自慳性中天。
恰當明月稱三五，便覺清吟有萬千。
濁浪不堪舒蜀錦，光風差可拂蠻箋。
卞生詞巧溫生拙，青眼何須泣涕漣。

蘇吉士到了新年，便著人下鄉迎接如玉到省。他父親來信，定于廿四日行聘，廿六日送如玉上來。吉士每日到各家賀節。這日到時邦臣家，再三留坐，飲至夜深。邦臣告訴說：「隔壁竹家，因去年吃了官司，後來中黃遞解回籍，弄得寸草無存。理黃于年底躲賬潛逃，不知去向。」

他娘子茹氏十分苦楚，噙著眼淚央告晚生，要見大爺一面，不知可肯賜光？」吉士道：「這茹氏有恩于我，耿耿在心，只是我到他家，外觀不雅。」邦臣道：「大爺若肯過去，這卻不妨，晚生家的後門與他家後門緊緊靠著，只要從裏邊過去，斷無人知道的。」吉士應允，便吩咐慶鶴回家報說，今晚不得回來，在時相公家過夜。慶鶴去了，單留祥琴、笥書伺候。

又飲了一回，酒已酣足，邦臣已送信與茹氏。這茹氏從丈夫去後，家中並無所遺，門前幾間房子，因欠了房錢，房主已另招人住下，單剩這一間內房、半間廂房，從後門出入。虧得時順姐滿月回家，予他兩圓花邊錢，苦苦的兩餐度日。這新年時節，只穿著一件舊綢夾襖，一個元色布背心，一條黑絹舊裙子，餘外，都在典當之中。聽得吉士過來看他，忙把房中收拾乾淨，燒了一盆水，上下洗澡一番，再整烏雲，重勾嬌面。只是家中再也討不出一杯酒、一根菜來，況敵衣舊襖，總非追歡索笑之妝；破被寒衾，又豈擁翠偎紅之具。

正在挑燈流淚，默喚奈何，聽得門環敲響，忙忙拭淚，移步開門。那吉士也不帶人，也不掌燈，驀地走進。茹氏將門門上，同至房中，請吉士坐了，磕下頭去。吉士忙攙他起來。茹氏倒在懷中哭訴道：「拙夫自作自受，不必管他。奴家蒙大爺收用，也算意外姻緣，大爺為何拋撇了？雖則奴家醜陋，大爺還要憐念奴的一片熱心、一番苦楚。」吉士忙替他揩淚，道：「我豈不念你恩情？因你丈夫憑賴，實在有些怕他，後又為了官司，所以把你的情耽誤了，今日特來賠罪。」因見他身上單薄，手如冰冷的，將自己穿的灰鼠馬褂脫下與他穿上，說道：「不必惶傷，我自當補報。」茹氏道：「我再不敢抱怨大爺，只恨奴家的命苦，嫁著這樣的光棍，今蒙大爺枉顧，奴是死而無怨的了！」吉士正在再三撫慰，聽得後面敲門聲急，卻吃了一驚。茹氏說：「大爺只管放心，有奴在此。」因叫他好好坐下，自己去開門。卻原來是時邦臣湊趣，打發兩個人端著攢盤酒菜，挾了兩床被褥，悄悄的交與茹氏拿進。茹氏一一收了，依舊關門進來，將被褥鋪在床上，酒菜擺在桌上，斟了一杯遞與吉士，說道：「奴家借花獻佛，大爺寬飲幾杯。」說畢，又要磕下頭去。

吉士接了杯，一把扶住，抱置膝上，說道：「已經行過禮了，何必如此！」因一口乾了，也斟上一杯，放在他嘴上，茹氏也就吃了。從來說，酒是色媒。兩個一遞一杯，吉士已入醉鄉；茹氏量本不高，飲了四五杯，不覺星眼歪斜，淫情蕩漾，一手解開吉士的褲帶，吉士情興勃然，一面解帶寬衣。這茹氏要籠絡他的心，叫：「大爺，不要使乏了身子，你坐在枕上，奴自有法兒。」于是茹氏投體于懷。頑夠多時。

次早，披衣出門，回到家中，叫杜壘悄悄的拿了四套衣服、二百銀子，同時家的阿喜送去。茹氏還賞了他們十兩銀子。自此，趁理黃不在家中，就時常走走。這茹氏買了一個丫頭服侍，又賃了一間外房，漸漸的花哨起來。

到了正月廿四日，卞家備了聘禮過來，就是如玉的業師白汝兒為媒。吉士從重款待，回聘十分豐備。次日，即打發家人收拾後面園中三間碧桃吟處，預備卞生下榻。到了二十六日，卞明親送兒子進省，蘇家請了許多親友相陪。

自此，如玉就在蘇府後園居住。吉士派了四個小子伺候，自己常來談論書史，每天都來走兩三遭。如玉起初認道吉士是個不更事的少年，後來纔覺得他溫文爾雅，與眾不同，甚相敬重。正是：

眼底本無紉褲子，今日方知天地寬。
再說摩刺佔住潮州，自謂英雄蓋世，天下莫敢誰何。

任提督領兵到來，摩刺接連勝了兩陣。虧得任公紀律精嚴，不至大衄，奈標下並無良將，只得暫且收兵，回至惠州駐紮。

摩刺探得提督退去，回城賀功。正值新正佳節，便出了一張告示，分派各合城大放花燈，如有一人違令，全家處斬。這潮州本是富庶之邦，那北省人有「到廣不到潮，枉到廣東走一遭」之說，地方既極繁華，又奉了以軍法放燈的鈞語，大家小戶各各爭奇鬥巧，競放花燈。滿城仕女竟忘了是強盜世界，就像與民同樂一樣，東家嬌呼了西家姨，李家姑約著張家妹，忙忙碌碌，共賞良辰。這摩刺吩咐大護法海元、四護法海貞，領了三千鐵騎，城外安營，以防不測；又暗暗吩咐海亨、海利，領著遊兵天天在街坊巡察，倘有婦女姿色出眾者，一一記名，候王爺選用。

那運同衙門左側有一監生，姓桃名灼，富有家私。生下一男一女，男名獻瑞，女名自芳。這自芳纔交十五，生得沉魚閉月、媚臉嬌容。這日桃監生到親戚人家賞燈去了，自芳約了開銅鎖鋪賈珍的女兒名叫銀姐，出門看燈。這銀姐年交二九，姿色也在中上之間，背地瞞了爹娘，曾幹這不乾淨的事。兩人領了一群丫鬟，到二更以後，緩步上街，看那些海市蜃樓、滿街燈火。但見：羊角燈當空明亮，玻璃燈出格晶瑩。五綵燈繡圍珠繞，八寶燈玉嵌金鑲。飛虎燈張牙舞爪，走馬燈掣電烘雲。鯉魚燈隨波躍浪，獅子燈吐霧噴煙。麒麟燈群獸率舞，鳳凰燈百鳥朝王。繡球燈明珠滴漏，仙人燈海氣蒸騰。一切如意燈、二龍戲珠燈、三光日月燈、四季平安燈、五福來朝燈、六龍駕海燈、七夕乞巧燈、八蠻進寶燈、九品蓮花燈、十面埋伏燈，閃閃爍爍，高高低低，斑斑瀾瀾，齊齊整整。

正是：
炫人耳目真非假，著相虛花色是空。

自芳、銀姐並著香肩，攜著纖手，喜孜孜的轉過前街，來至海陽縣署前。三更天氣，遊人卻不甚多。此時，縣署已為二護法海亨竊據，搭上彩樓，在頭門外演戲，飲酒賞燈。手下報說：「有兩個女子，年紀還輕，姿色俱在上等，請師爺賞鑒定奪。」海亨即下彩樓，運眼一看，喝一聲：「好！不必再登選簿，孩子們，快扯他過來，備了轎子，馬上送進府去，也算我們巡街有功。」一聲吩咐，手下兵卒何止數十人，圍擁將來，將兩個佳人捉拿上轎，二護法押送前去。

此時摩刺正與一班女子歡呼痛飲，近侍報稱：「海亨選了兩名女子進來，在宮外候見。」摩刺吩咐：「帶進，叫海亨小心守城。」早有侍女們將二人帶進。自芳、銀姐伏在地上，不敢抬頭。左右挾他起來，摩刺細細觀看，贊道：「果然與眾不同！」即跳下座來，將二人挽起，左抱右擁，叫侍女們斟酒合歡。這自芳那裏敢飲，摩刺叫銀姐旁坐，自己拿酒挨他，慢慢的解開胸襟，露出雞頭嫩乳，撫弄了多時，淫心蕩漾，忙吩咐備雲床伺候。

原來，摩刺新制雲、雨二床，都係洋人所造。雲床以禦幼女，倘有搶來幼稚女子，不解歡娛，怕他動手動腳，只消將他推上雲床，自有關捩將手足鉗住，可以恣意歡淫。雨床更為奇巧，遇著歡會之時，只消伏在女人身上，撥動機關，他自會隨心縱送，著緊

處還有兩相迎湊之機。

當下眾侍女將自芳脫去衣裳，推上雲床。這小小女孩子曉得什麼？誰料上得床來，兩手不能動彈，兩足高分八字，只急得哀哀痛哭。兩邊四名侍女執燈高照，各各掩口而笑。摩刺脫了上下衣褲，走近前來，怎不興發？也不問他生熟，居然闖入桃源。自芳痛得殺豬也似的叫將起來，怎奈手足不能動移，只得再三求免。摩刺只愛姿容，那憐嬌小？盡放著手段施展。

這自芳始而叫喊，繼則哀求，到後來不能出聲，那摩刺只是盡情抵觸。三魂渺渺，早已躲向泉臺，萬劫沉沉，那復起升色界。可憐絕世佳人，受淫夭死。左右稟說：「美人已暈去了。」摩刺吩咐開了關鍵，扶去後房將息，自己興致猶酣，即將銀姐補興。銀姐見此一番鏖戰，正肉跳心驚，纏上了雲床，摩刺即挺戈接戰。幸得銀姐自己在行，家中預先倩人導其先路，又大了幾年年紀，雖則十分苦楚，畢竟稍可支持，還虧他戰倒了光頭纔住。重整杯盤，再斟佳釀。

侍女們跪稟說：「那美人已是救不轉了。」摩刺大笑道：「怎麼這樣不經頑，拖去埋了。」又對品娃等說道：「你們天天死去，天天活轉來，這女子如何這等烈性？」品娃道：「究竟他年紀太小了，攔不住佛爺的法寶，以後佛爺不要送雌兒的小命纔好。」摩刺道：「這未破過的女子，原沒有什麼好處，那裏趕得上你們！」因摟著銀姐道：「此兒頗可！」當即賜名品娥，著人賞他父親一千銀子、三品職銜。

此時，任提督因沒有好將官，又聽得胡刺臺亦未全勝，即與屈道臺商議，請胡總督合兵一處，拼力滅了摩刺，然後夾攻陸豐。又諭鍾毓留兵一半守城，即親領人馬前來助戰，約于四月初旬取齊，一同進剿。所以，摩刺雖大放花燈，卻並未有兵戈之事。按下不提。

再說卞如玉自到蘇家，日日攻研書史，因曉得襟丈是個翰林，自己一介寒酸，恐怕底下人瞧他不起。誰知這些家人小子，都聽了吉士的吩咐，誰敢小覷于他？如玉也頗感激。春才雖則文理不通，卻是天資樸實，他父親要他認真讀書下場，托了吉士，吉士轉托如玉，日間與如玉同住園中，夜裏回家安寢。

春才漸漸的粗知文理，出了一個「校人烹之」的題目，他也就作了一個「誰能烹魚，我所欲也」的破題。他父親視為奇才，旁人未免笑話。

這日暮春天氣，吉士從洋行赴宴回來，因二十日是潘麻子的六旬壽誕，要如玉作一篇壽文，忙到園中與如玉、春才相見，將此話叮囑如玉。因見桃花大開，吩咐家人置酒賞玩。吉士高興作詩，春才只要行令。如玉道：「做詩即是行令，行令也可做詩，二公不要太執了。但這碧桃詩昨日已曾做過，弟詩未免草率，溫大哥的奇拗之至！」吉士忙說：「請教。」如玉將兩紙取來。吉士先看如玉的：

不須花下憶平陽，錦帳重重鬥豔妝。

誰種玄都千百樹，春風拂面感劉郎。

吉士道：「此桃係老妹丈未至時所栽，何感慨之深也？」如玉道：「去後栽者尚足感人，況其先我而臨風索笑者乎？人生能見幾花開，小弟亦借此作他山之石耳。」吉士稱善。又看春才的詩：

桃樹花開矣，葉多紅實繁。

摘多煮爛飯，種好像漁源。

漲大小高屋，春風入笑園。

去年乾獨看，猶自未婚坤。

吉士笑道：「第一聯我解得，第三句卻怎說？」春才道：「人家都吃桃花粥，我們摘得多了，不好煮飯吃麼？」吉士道：「第四句想是桃花源故事了。第五、第六句呢？」春才道：「你沒看見《事類賦》，所以不曉得桃花水漲之典故。你看，這桃花樹不比屋高些麼？第六句不過是一首《千家詩》，沒甚解說。」吉士道：「這乾、坤二字呢？」春才道：「前日卞大哥講的，『乾者，天也，夫也；坤者，地也，婦也。』我去年此時不是還沒有娶親麼？」吉士道：「果奇拗！我們且浮白三杯。」三人打播臺擲色子，飲夠多時。

吉士原是飲酒回來的，雪上加霜，未免沉醉，便逃席出來，跑至內書房躲避。卸了上蓋衣服，歪在炕床。丫頭遞上茶來，吉士只喝一口，便叫他去喚巫雲來捶腿。卻好巫雲來尋吉士回話，眾丫頭帶上房門，在外邊靜候。吉士叫巫雲上炕，輕輕捶了一回，又替他滿身走滾，導引筋骨。吉士順手勾他粉頸，問道：「你奶奶們在那裏？」巫雲道：「都跟著老太太在大奶奶房裏抹牌。施奶奶叫我來問大爺，明早蘇復起身上任，他媽已領他進來磕頭辭行過了，奶奶們可要賞他的路費？」吉士道：「胡亂賞他二三百銀子就是了，又問怎的？」伸手摸他胸前。

巫雲道：「大爺不要鬧了，新年在施奶奶房裏與我動手動腳的亂頑，被施奶奶看見了，好不對著我笑，做鬼臉兒羞我。大爺果愛著我，何不明收了？奴去年不肯出去，原是戀著大爺的恩典。」吉士道：「我很知道，只是我此時還不便收了。我今日告訴了施奶奶，我們晚上先敘敘罷。」巫雲斜瞅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大爺偏愛這樣歪廝纏，我看烏奶奶也還是青不青、藍不藍的，究竟什麼意思？」吉士道：「你不曉得的。」因扯他的手，叫他捏那東西。巫雲只得探手至褲中替握住，佯著臉說道：「好大爺，這個我怕禁不起，晚上你只放進一半去罷。」吉士板著他脖子親嘴道：「莫怕，我會慢慢兒進去的，看他頭上不是軟軟兒的麼。」兩個頑了一會，巫雲開門出去。

一個翠螺跑來，低低說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借一兩銀子與我，我媽媽等著買夏布用，到明日扣除我的月銀罷。」巫雲一頭答應，一直的上房去了。

吉士睡了片刻，已是掌燈，來到小霞房中。吃過夜飯，將要上床，丫頭們已都退下，他笑嘻嘻的對著小霞說道：「我有件事兒央及你，你可肯依？」小霞道：「有什麼事，這等鬼頭鬼臉的？」吉士道：「久已要這巫雲，此時不便收得，今夜要與他先睡一睡，你還替我遮蓋些。」小霞笑道：「這算什麼事，也值得這個樣子！正經大姐姐還容著我們，我們好意思吃醋？要吃醋不到今日了！前日在城外時家宿了三四夜，卻又怎麼來？」吉士道：「不過夜深關了城門，不得回來罷了。」小霞把指頭在臉上印他一印，說道：「看你羞也不羞，可兒到了時家就夜深了，就關了城門了，都這般湊巧？只怕爬牆挖壁，還要闖到鄰舍人家去哩！」吉士笑道：「好妹妹，這事你怎麼曉得？」小霞也笑道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做，雪裏葬死屍，不久自然消化出來。我也曉得，你不十分戀著那人，不過難為情罷了。」吉士道：「我從前不很愛他，這幾回倒弄得丟不開手了。」小霞飛紅著臉說道：「不要嘖蛆！好好兒過去罷，也要早些過來，免得天明叫丫頭們知道。」吉士笑著去了。

此夜與巫雲溫存旖旎，了卻夙心。天未明。

回小霞房中，小霞拉入被內，相偎相抱，反多雨後綢繆。嗣後，小霞把巫雲十分優待。正是：

未必芳心離醋意，好沽名譽博郎歡。

再說竹理黃躲債潛逃，一心要往潮州投奔大光王，希圖富貴，因任提督兵馬在百里外屯紮，盤詰往來行人，不能前去，卻又身無半文，只得在烏歸鎮上做工度日。這理黃是遊手好閑之人，那裏會做什麼生活？旬日間換了三家。這第四家姓箭，母女二人，老媽約有五十年紀，女兒卻只十六七歲光景，專靠往來客商歇宿，得些夜合錢糊口。

理黃投在他家，不過提湯掇水、沽酒烹茶，況且幫襯在行，頗為合式。混得久了，纔曉得這女兒是老媽買來的養女，原要到潮州上船去的，因兵馬阻了，暫時在此賃房居住。老媽姓范，此女姓牛，原來就是牛藻的女兒冶容。從那日霍武殺了空花，糾合眾僧上嶺，冶容無可投奔，只得跟著在寺的一個村婦歸家。他丈夫把冶容受用了多時，漸漸養活不起，卻好這窮老媽同著龜頭四路掠販，看中了他，只用三十兩銀子買了冶容。

到惠州地方，那龜頭一病死了。

范老媽一同至此，日夜教訓冶容許多房幃秘訣。冶容心領神會，伶俐非常。奈這烏歸鎮是個小區處，又值兵戈之際，商賈不通，所以生涯淡泊。

這理黃住了一個多月，卻暗暗的刮上冶容，與他商議道：「這裏非久居之所，潮州斷去不成。你有這樣姿容，又有這等妙技，若在省裏，怕不日進斗金！我家中還有個妻房，容貌也還像你。如今我們悄悄的逃至省中，賃幾間大些房子，我做個掌朦的，你們兩個接幾個心愛的男人、有銀的漢子，豈不快活逍遙，何苦埋沒在此？」說得冶容千肯萬肯。

一夕晚上，買了幾十文燒酒，灌得范老媽爛醉如泳，卷了些衣服首飾，又到范老媽裏床尋出五六塊花邊錢，搭上一隻下水船，逃之夭夭。比及范老媽醒來，去已遠了。

一路到了省城，僱了一乘小轎，抬上岸來，從後門至家。

那茹氏聽得敲門，叫丫頭開了，見丈夫同著一個年少標致女子進來，吃了一嚇。理黃見茹氏打扮妝飾非比從前，心上也覺疑異，只是自己要做此道，巴不得他上這路兒。

因陪了小心，說了備細，叫冶容向前磕頭。那茹氏也不回禮，說道：「我纔過了幾天安頓日子，你又要惹下禍來，趁早的與我離門離戶。你必要這樣，我到廣府去遞了一張呈詞，憑官發落。」理黃連忙作揖道：「我的好奶奶，快不要聲張，今後但凡什麼事兒都憑你作主。我還有許多好算計告訴你，他就是棵搖錢樹兒。我原不是自己要他，你不要吃醋。」茹氏道：「我吃甚的醋來？一個老婆養不活，還要養兩個？搖錢樹搖得多少錢麼？我只要進了張呈詞，求一個乾淨，不要鬧起通同拐帶來，叫我乾裙搭上濕褲。」理黃只得跪下哀求。茹氏暫時住口，叫冶容與丫頭宿歇。

理黃到了晚上，慢慢的將開門接客之計與他商量。茹氏道：「我清清白白的人，怎做此事？你要這樣，你另尋房子做去，只不許進我門來。你明日不領他去，我後日就進呈子。」這理黃從新正受了許多的饑寒，熬了許多勞碌，又與冶容淫欲無度，回家又著了急，未免又與茹氏敘情賠禮，到了下半夜，火一般的發起熱來，日裏不能行動。茹氏無奈，只得延醫調治。那醫家說是什麼瘟症，夾七夾八的吃了幾劑藥，到第七日以後，一命嗚呼。